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生活与命运: 奥德嘉·贾塞特哲学讲演录/[西班牙]奥德嘉·贾塞特著; 陈升译.
—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2007. 11

ISBN 978-7-219-05980-7

I. 生... II. ①奥德嘉... ②陈... III. 生活与命运-哲学讲演录
IV. K834.14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169079号

策 划 江 淳
责任编辑 韦秀琼

出 版 广西人民出版社
社 址 广西南宁市桂春路6号
邮 编 530028
网 址 <http://www.gxpph.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京华印刷制版厂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 张 14.5
字 数 250千字
版 次 2007年11月 第1版
印 次 2007年11月 第1次印刷

ISBN 978-7-219-05980-7/K·1123

定 价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译者的话 /1

英译者序 /41

第一章 真理所面临的奇妙探险 /45

第二章 哲学的萎缩和扩展 /58

第三章 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 /74

第四章 关于宇宙的知识 /95

第五章 对哲学的需要 /113

第六章 理论与信仰 /133

第七章 宇宙中的基本事实 /154

第八章 主体性之发现 /173

第九章 每个人的生活 /190

第十章 贫乏的自我 /216

第十一章 生活与命运 /234

奥德嘉·贾塞特年谱 /257

译者的话

奥德嘉·贾塞特(Ortegay Gasset, 1883 ~ 1955)是尼采以后欧洲最伟大的哲学家。

——卡缪

奥德嘉于 1883 年生于西班牙马德里，是近代西班牙最伟大的思想家与知识领导者之一。他在马德里大学任哲学教授，并主持一本欧洲最著名的杂志，以他多姿多彩的文笔与著作影响了当时的学术界与知识分子。他不但是一个大思想家、教育家，也是一个著名的编辑、新闻记者。他以做新闻记者那种特有的透彻而敏锐的洞察力，用明晰、活泼、生动的散文体裁写出本书《生活与命运》。他的主要著作有：《堂·吉珂德沉思录》（1914 年）、《大学的使命》（1930 年）、《群众的反叛》（1930 年）、《论爱情》、《人类与危机》（1942 年）、《哲学与生活》（1957 年）、《人类与民众》（1957 年）、《哲学的起源》（1960 年）。

除了著作以外，他还不时发表学术性演讲，本书即为他的演讲集，共分 11 讲，分别讨论当今的哲学、哲学的萎缩与扩展、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关于宇宙的知识、哲学的需

要、理论与信仰、宇宙中的基本事实、主体性之发现、哲学的根本改造、新实在的新观念、生活的范畴与命运和自由等。

在西班牙共和政府成立以后，奥德嘉当选为国会议员。西班牙内战之后，奥德嘉从西班牙流亡到国外，先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住了一个时期，最后定居于葡萄牙的里斯本。

奥德嘉认为今天的哲学与上个世纪人们对哲学的看法颇不相同。这表示真理在改变，以往所认定的真理，今天却成了谬误，今天的真理，明天又将没用，但这种说法并非否定真理的价值，只是告诉我们真理不是一成不变的。对真理的追求永远是一种冒险，一种观念上的冒险。例如，万有引力定律；无疑地，这个定律永远是真实的，宇宙间一切物体，一切有群量的东西，都是遵循这个定律而运动的，然而要一直等到17世纪某个晴朗的日子，牛顿才发现了这个真理，牛顿的公式代表人类意识对这一真理作出的相应的表述。20世纪之初，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力学定律又扩大了牛顿的公式，牛顿的公式没有被否定，但其适用的范围则减小了。凡可以用牛顿公式来解释的地方，都可以用爱因斯坦的公式解释，但是，用爱因斯坦的公式可以解释的地方，却不一定能用牛顿的公式来解释，因此，爱因斯坦的公式包括了牛顿的公式。从牛顿的公式到爱因斯坦的公式，表示人类在观念上的冒险又有了新发现。真理本身是永远存在的，永远没有改变，然而，真理的历史在一特定时期为一特定之人所发现，则使真理具有历史的一面。很明显，这种时间性并没有影响它们的存在，而只是影响它们出现于人

类心灵的先后而已。时间中真正发生的事情是人类思索这些真理的心智活动，这是一个事实，是人类认识此一真理的事实，因此，具有历史过程的是对此一事实的认知。借着人类的思想，借着此一稍纵即逝的事象，使我们享有那永恒的东西，享有那超时间的东西。因此，思想是使两个不同世界相交的点。真理是永恒的，真理本身不具有时间性，因此，上面所说的真理在时间方面的变动，并不是说真理本身在时间上有了变动，只是表示人类认识真理的心智活动有所变动而已，只是人类的意识活动在不断地探险而已。

19世纪最后60年是对哲学最不利的时期。这是一个反哲学的时代。如果哲学是可以完全消灭的学问，无疑，这个时期的哲学可以说完全消失不见了。但是，人类内心的哲学倾向是无法从根本上剥夺的，因此，这个时期的所作所为，只是将哲学减少到最低限度而已。可是，现在哲学家的态度又不同了，他们扯满风帆，希望驶入哲学的大海。面对这一变化，我们自然会问：哲学的这种萎缩现象是如何产生的？而哲学重新扩展以后又发生了什么现象？要明了这些现象发生的唯一方法，就是说明这两个时期欧洲人的心理结构。如果不触摸到人类内心的深处，一切的解释都将是皮毛的。

现在，我们可以指出19世纪最后60年哲学心灵萎缩的原因以及造成现今同一心灵再度扩展的直接力量。

16世纪时产生了一种新的理智上的训练，即伽利略的新科学，这种新科学一方面具有数学的演绎力，另一方面又讨论实在的物体——山河大地、日月星辰。这是人类思想长远历史过程中第一次发生的现象。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产

生了一种利用精确演绎法而同时又为事实的观察所证实的知识，换句话说，这种知识服从两个标准，即纯粹的推理与单纯的知识，前者获得某种结论，后者则证实纯粹理论的结论。这两种标准的结合，构成了一种所谓实验的认知方法，此种认知方法是物理学的特色。

很自然地，从那时候开始，具备这种条件的一种科学，就显得与其他科学不同，也吸引了最有智慧者的注意。物理学的确是个理智的奇迹。同时，大家都知道，物理学演绎结论与实验观察并不是完全精确的，只是近似而已。不过，近似的程度非常大，所以，虽为近似，却不妨碍物理学的实际发展。

然而，这两种特征并不足以使物理学获得当时所享有的特殊胜利，直到第三个特征的出现。这一特征大大地加强了此一认知方式的分量：这就是物理学对人类实际需要的实用性，人类可以运用物理学来达成自己的目的。

这第三个特征的出现，不完全是测定物理哲学是否完美的一种标准。在希腊时代，这种功利主义的效用价值并没有对每个人发生决定性的影响，只是符合欧洲人的典型——所谓资产阶级，这种人不适于思维或理论工作，只适于实际生活。资产阶级希望舒舒服服地活在这个世界上，他们为了自己的快乐而改变自然。所以，资产阶级时代感到最光荣的是工业化的大胜利，是对生活有用的技术——医药、机器等。物理学获得了无上的权威，因为医药和机器等就是物理学带来的。中产阶级大众对此发生兴趣，并非由于理智的好奇，而是由于实际的利益。在这种情形下，便产生了所谓“物理学的帝国主义”。

我们生在这种时代，接受这种时代的教育，自然而然地分享了这种精神。因此，自然而然地认为那种可以使我们支配物质的知识才是最重要的知识，因此，“实用”成为真理的标准，实用主义即是由此而产生的。

实用主义所面临的是这紊乱世界的日常生活问题，也是美国人在解决这些问题时的心智表现。到底是人支配机器还是机器支配人呢？我想在正视这个问题和处理这个问题方面，实用主义和其他一切哲学都不同。无论氢弹也好，或一般社会组织的活动也好，毫无疑问，20世纪中叶的生活问题，与我们支配那些为了生活而发明的工具的能力极有关系。我们可以说，实用主义的特色是希望估计一般的科学技术对人类种种价值的意义。

“实用主义”几个字源于一种活动、行为或事件。这种渊源关系甚至表现出实用主义运动的根本精神。正如苏格拉底把哲学从象牙塔带到十字街头一样，实用主义也把哲学从学院带到实验室、工厂、研究室和家庭去。几百年来，在西方世界中，从事哲学研究工作的人，不是哲学家而是哲学教授。因此，他们所面对的哲学问题，都具有学术问题的特性——即这些问题的解决并不希望获得任何实际的结果。19世纪流行的哲学思想是超越人类实际经验的唯心论形而上学。20世纪流行的哲学则是抽象的数理逻辑，这种哲学也和人类本身的问题脱节。实用主义在哲学中所做的工作是重建，并非以“实际的”考虑“理论的”；相反地，实用主义的主要内容却是除去这种对立关系。实用主义哲学重建工作旨在使哲学理论趋于健全，并非把理论从哲学中除去。这表示通过人类的一般活动亦能使哲学获得意义，

而非只有通过学院派特有的活动才能赋予哲学意义。

实用主义已着手从事此一工作，因为它总是基于本身所在的文化结构观点来看哲学。换句话说，实用主义坚认哲学主要是人类的一种努力——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有效地达成人类的许多目标，也涉及人类精神的无限领域。在各种学术训练中，哲学可能是最具学术性的，但是，学术终究是社会的一部分。有什么理论能比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更具有学术性呢？可是，又有什么公式比爱因斯坦能量公式（能量等于质量与速度平方的乘积）对社会更具有爆炸性的冲击力呢？

每个时代，或者说得更正确一点，即每一代都有其特有的假设作为其出发点，这些假设多少与过去或未来有点不同，这表示现行的一套真理和价值——审美的、伦理的、政治的或宗教的——与人类历史上某一年代有关；它们对某些人有价值，对其他人则可能没有价值。真理是历史性的，真理如何才能超越历史是个大问题。大家都知道，在可能的范围内，这个问题的解决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

我们曾经说过 19 世纪下半期，人们的心目中只有物理科学的真理，但是，物理学达到完善精确的境界以后，却发现本身的原理原则需要加以改造。一种科学的原则需要改造时便表示这一科学具有不稳定性。同样的理由，伽利略和牛顿原理的有效性使物理学有了惊人的发展，而当这种发展达到一种限度时使其必须扩充它的原理原则，这便产生了“原理上的危机”。所谓“危机”不一定是坏的，只是一种深刻而强烈的改变，可能变坏，也可能变好，这就是物理学中现代所发生的危机。表示某一科学的成熟，莫过于原

理上的危机。由于这种危机的出现，使物理学家不得不对此科学做哲学的探讨。从庞加莱、马赫……到爱因斯坦及其信徒、物理学家，正在建造一种物理学上的知识论，过去的哲学对他们发生了很大的影响。于是，当哲学夸大对物理学的崇拜时，物理学理论却发现其本身只是一种比哲学低的知识，只是一种象征的知识。推翻了对实验的偶像崇拜，人类可以自由地面对其他认知方式，人类的感性重新接触到真正的哲学问题。可是，这并没有使物理学失去光彩，相反地，却加强了它在现代的繁荣发展。

19世纪时，一种科学往往希望支配其他科学的原理，且将本身的方法用到其他科学上去。可是现在，每种科学不但承认本身固有的缺点，也反抗其他科学的入侵。同样的现象也发生于现代艺术和社会科学中。这是近年来人类理智发展型态最主要的特色，这些特色预示人类思想将有一伟大时期出现，不过，有一点保留的地方：各种科学不能保持完全独立的地位，它们必须重新建筑在哲学之上。

科学家发现自己不仅是科学家而已，科学只是人生许多事务之一。在存在的基础上，科学家毕竟还是人，是个活生生的人。就生而为人来说，他必须面对这整个世界，面对这整个宇宙。在成为科学家之前，先要做一个人。就人而言，他内心必萦回着整个宇宙，也就是说，他或多或少总要从事哲学的思维。这是从生活中产生出来的要求，生活无法避免哲学思维。所以，对于“所谓哲学”问题的第一个答案，可以这样表示：“哲学是一种无法避免的东西。”哲学是关于整个宇宙的知识。所谓“宇宙”是指“一切存在的东西”。这表示哲学家的兴趣不在于每一个别存在的东西，而

在一切存有的整体，包括实在的和不实在的甚至虚幻的。

当我们从问题的解决而不从问题的本身去看理论活动时，便犯了严重的错误。大多数的人不知问题两字的不同意义。生活为人类带来许多问题；但是，那些非人类本身所产生而系自外加诸人类身上的问题，就是人类生活的过程所带来的——这些问题乃实际问题。实际问题包括使新的环境代替既存的环境，创造新的东西。因此，实际问题是我們计划改变现实，考虑创新的心理态度。

奥德嘉认为哲学是一种优异的理智活动，与其他科学比起来，包括纯粹数学在内，其他科学都带有现实的痕迹。因此，哲学是一种疯狂的事业。为什么还需要哲学呢？为什么人类不安安稳稳活着而置哲学思维于不顾呢？哲学到底是必需的，还是不必要的呢？如果所谓“必需”是指对别的东西“有用”，那么，哲学就不是最需要的了。但是，如果真正的需要是指每个东西对本身所以存在之本质所感到的——如鸟之于飞，鱼之于游——那么，哲学便是最需要的。

不过，奥德嘉反对神秘主义哲学，他认为，如果我们构想普洛丁纳斯或柏格森式哲学体系，以为真正的知识是一种超越理智界限或概念而直接接触纯粹的意识恍惚现象，从脱离概念而浸入神秘的恍惚境界，那么，这种体系便不是哲学了。

奥德嘉之所以反对神秘主义是认为神秘主义无益于人类。所幸，像普洛丁纳斯、文克哈特和柏格森等，在成为神秘主义者以前都是天才的思想家。这些人思想的丰富与其在恍惚状态下所呈现出的贫乏成为强烈的对比。

神秘主义利用深奥的东西来思维虚无飘渺者的特征，为深不可测的东西所吸引。相反地，哲学的趋势却背道而驰。哲学对神秘的东西不感兴趣，哲学希望将深不可测的东西表面化，使神秘的东西明显化。

奥德嘉认为可以将事物分为三类：第一类为可能存在于宇宙间者，第二类为我们误以为存在于宇宙间而实际并非如此者，第三类为可以确信存在于宇宙间者。最后一类事物同时存在于宇宙及人类知识之中。但最后一类事物还有一种新的分法。我们相信某个东西存在于宇宙间的方式有两种：有时候根据推理，根据某种证据而推想它存在于宇宙之间。这种借推理而相信某物之存在是从另一种更早的确信而产生的。所以，为要借推论或证明而证实某物的存在，我们必须有一更基本的确信，即确信其他物质的存在。这些其他物质的存在，我们不需证明，也不能证明，因为它们是不证自明的。这自明的东西乃是宇宙的基本材料、基本事实。现在，我们来寻找这种宇宙的基本材料、基本事实。哲学起源于我们怀疑外界之存在。当我们怀疑外界甚至整个宇宙时，有什么东西留下呢？所留下的就是怀疑本身，就是“我在怀疑”的事实。我可以怀疑世界之存在，但不能怀疑我在怀疑这一事实。但怀疑乃是思想，而思想者乃我的心灵，因此，心灵、精神、意识、主观性的我乃宇宙的基本事实。

意识、主体性、“自我”之发现，乃是在一切存在之事物中发现了一个存在方式与其他事物不同的存在者：这就是思想。这种发现有两个历史根源，一个是消极的，另一个是积极的，消极的根源为怀疑主义，积极的根源为基督教。两

者之中缺少任何一个都不能产生这一结果。

我们知道，怀疑是产生科学知识的条件，“怀疑”打开了一个空隙，“证明”又填补了这个空隙。古代希腊人擅于理论活动，其运用怀疑精神之处，至今犹为我们的楷模，尤其是怀疑主义学派，在这方面更是不遗余力。

希腊的诸神只是宇宙间最高的权威，乃外在自然力量的极致。就像金字塔一样，塔顶统摄整个结构，但仍然为塔的一部分。因此，希腊诸神高居世界之上，但仍为世界的构成部分，为世界上最绚丽的花朵。例如河神、森林之神、五谷之神和雷电之神乃是实在事物的神圣空想。但基督教之神与雷电或河谷均无关系，他是超越之神，他的存在方式不能与宇宙间任何实在事物相比。他不是这世界的一部分。因此，基督教最大的神秘是化身问题。然而，基督教的神虽然超越于世界，却内在于“灵魂深处”。

近代精神之产生导源于唯心论哲学思想，我们都受过唯心论思想的洗礼。当唯心论将外在世界悬空而发现意识和主体性以后，使哲学达到一种新的境界。古代实在主义不怀疑万物的存在性，这是哲学的素朴，是乐园的纯真。一切的纯真都是幸福快乐的。因为纯真者不怀疑任何东西，处在古代原始人的地位，在他四周的只是大自然，只是一片园子——这就是乐园。“怀疑”把人抛出乐园之外。此时，人发现自己无处可去，只好回到自己的内心，看看自己内心深处的忧郁。因此，近代是忧郁的，也多少有些浪漫色彩。无论我们的意向如何，不论创新计划和哲学的进展如何，我们应当了解，人类已无法再从唯心论回到希腊的实在主义。但是，我们要超越唯心论：我们要迈出新的一步，

这一步不在唯心论之下而在唯心论之上。我们要为唯心论开刀。在唯心论理论中，“我”、主体吞没了外在世界，于是，“我”变成肿瘤，我们一定要开刀去治疗它，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大问题。

自我有过光辉的过去。没有什么可以埋怨了。然而，自我却的确埋怨了。因为，当近代的自我将外在世界置于自己内心时，便变得孤独了。中国的皇帝因无地位相当的人做朋友，所以自称“寡人”。唯心论的自我就是欧洲的中国皇帝。如果可能的话，自我将不惜一切牺牲来冲破它的孤独。如今，它所希求的是走出自己的囚笼，去发现周围的世界，去发现其他的自我，与其他自我相接触。从冰冷的象牙塔走向热闹的十字街头，做一个有血有肉的“我”。

我们曾经发现，超越唯心论时代之后，宇宙的基本材料、基本事实是完全新的东西、新的实在，此一新的实在既不是古代实在主义者所谓的广大无限的物质存在，也不是近代唯心论者所谓的主体性、自我，而是“我”与“物”的共存，我与世界的共存。世界之继续存在是由于有我，我是影响这世界、看这世界、爱这世界、恨这世界的人。我与世界之交流构成一个新的实在，此实在包括一个看这世界、接触这世界……的自我。此实在即是平常所谓的“生活”。即我的“生活”、“我们的生活”、“每个人的生活”。“生活”就是在这世界中发现我们自己。生活就是决定我们自己成为什么样的人。生活就是自我创造、创造自己的未来。

我们的生活乃是宇宙间的基本实在。生活的第一个范畴是“发现自己”、“了解自己”。不过，这里所谓的生活不仅指主体的自我，也指世界。“发现自己”即是发现自己在

这世界上从事某种事情。例如：思想即是生活，因为思想便是我以某种形式与世界发生关系，一切生活都是在各种不同的可能性间作不断的抉择。同时，生活也是自由和命运，如何去运用是人自己自由决定的。生活就是一种运用，因为生活就是创造自己的命运。

奥德嘉·贾塞特在描述一位伟大的西班牙思想家乔昆·科思达（Joaquín Costa）时曾说过一段话：“在西班牙的知识与道德的荒原里，一位具有公正、宽宏与孤独的伟大心灵诞生了。他仿佛是耸立在荒原上的思想堡垒。”事实上这一段话，正好是奥德嘉自己的写照。这位一生多彩多姿的西班牙人，不仅是一位了不起的人，而且也成为当代西班牙的思想堡垒。

奥德嘉·贾塞特逝世于1955年，但是他与古代伟大的战士（例如西特）所不同的是，后者的武器与他们的身体一起埋藏而失去了对后代的影响力，但是奥德嘉的武器——他的书与演说词，并未随他而消逝，它们依然与我们同在，并且即使在他去世后的今天，仍在继续帮助我们赢得光荣的战斗。

我将把奥德嘉的一生与工作当做一首有七个乐章的交响曲来处理，我们的标题是：一、为人；二、教师；三、新闻记者；四、作家；五、演说家和政治家；六、史学家；七、哲学家。

一、为人：光的皇帝

奥德嘉有一次说：“我一进入这世界，就听到了印刷机的声音。”这是指他出身于新闻世家。他于1883年的5月生于马德里，当时统治西班牙的是阿方索十二世（Alfonso

XII)，而王室维新此时正处于高潮。在英国，格兰斯顿（Gladstone）正协助维多利亚女王摄政，而俾斯麦也正在引领着德国的命运；同时也就是在这一年里，瓦格纳去世了，狄尔泰（Dilthey）出版了他的主要著作，而尼采则发表了他声势夺人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奥德嘉的乳名叫佩匹特（Pepito），他的家族是具有伟大知识分子传统的书香世家，他从小就听惯了印刷机的声音，事实上这就是他孩提时代的实际生活环境的写照。

当佩匹特六岁时，他的母亲得了心脏病，趁着到巴黎参观环球博览会之便（艾菲尔铁塔便是在这一年完成的），他父亲便带他母亲去给著名的脑神经专家查科特（Charcot）检查，查氏治疗歇斯底里症的故事是当时巴黎最轰动的一件大事，结果查科特给他母亲一个很具体的诊断：“您是一个被生儿育女弄得精疲力竭的女人”，他的诊断无疑是对的，因为她在四年当中连生四胎。不久，他们一家人回到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因为受不住那儿乍寒乍热的气候，便举家迁往克罗班山地，并在那里建了一座木质的别墅。

不久佩匹特进了马拉加（Málaga）的耶稣会学校，数年后他回忆起这段愉快的地中海乡间生活时，他写道：“地中海人特别欣赏一种地方，在此土地失去了它的基本价值，海水渐低到水平的基线，平滑的水面变成了反射镜，映出了唯一真实的东西：光。离开马拉加，然后沿着波浪形的海岸漫步，你便仿佛进入了光的帝国，在此六年之间我变成了光的皇帝，在我心目中这个蓝色的帝国比中国的皇朝还要光辉灿烂。”

在假期中，奥德嘉一家人常常一起去看斗牛或在乡间

骑自行车闲逛，他们有时也到艾思可里尔山附近去避暑，就在那儿，奥德嘉开始他生平第一次的哲学沉思。开学时，他就回到马德里戈耶路的公寓，关起门来做无休止的闲谈或贪心的阅读。他常常着迷地倾听着他父亲晚餐后那无休止的新闻聚谈，或者随之做马拉松式的阅读。他喜爱的作家包括巴雷拉(Valera)、巴尔扎克、狄更斯、莎士比亚、大仲马和雷南，他家的巨大书桌经常堆满了他们的书。

14岁时，佩匹特对斗牛的喜爱驱使他到他叔叔的狩猎山庄去，因为那儿有一些牛，特别是有一头长得很好看的小牛。有一天下午，当他拿着绒布面对着跑过来的牛时，这头牛很快就把他顶倒在地上。就此，佩匹特结束了他的斗牛士之梦，但是他对此项西班牙国艺始终保持着高度的兴趣，且导致他日后写了不少有关斗牛的好文章，甚至连有名的斗牛士罗佩滋(Domingo Lopez)也说：“自从我读了奥德嘉的哲学文章后，我变成了更好的斗牛士。”

但是佩匹特最大的热情仍放在阅读与做梦上，甚至在吃饭时，他的桌子上也堆满了书籍和报纸。1897年他到德乌斯托(Deusto)去学法律，从1898年到1902年他在马德里大学研究哲学与文学，1904年他获得了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是《公元10世纪的恐怖事件——一个传说的批评研究》；毕业后他写信给他哥哥曼纽尔叙述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我可以告诉您，我已决定埋头于哲学的研究。”那时他才是21岁的青年。

当年轻的奥德嘉刚修完他的哲学与文学课程后，他所面对的环境仍是：西班牙的文艺界正当Ribera, Ramón Y Cajal, Ferràn, Cossío, Gaudi, Rusinol, Albeniz诸人在领导

的时代，在外国则是斯宾格勒、凯萨林（Keyserling）、雅思培、海德格尔和汤恩比诸人的思想盛行的时代。

1902年奥德嘉在报纸上发表了她的处女作 *Glosas*。当时他环顾四周，发现他在西班牙所见所闻都是使他心痛的事实，因为在精神上他渴望的是纪律、真理和领导，但这些东西他只能在科学领域上找到，西班牙所能给他的不过是廉价的沙文主义和具有残暴性质的西班牙习俗。奥德嘉竭力想去发现一种观察事物的新方法，并且用它来教育西班牙人如何去思考。起先他发现乌纳姆诺（Miguel de Unamuno）值得一学，但是当乌纳姆诺抛弃了他的欧洲主义（Europeanism）而开始喜欢非洲主义（Africanism）之后，奥德嘉就不再相信这位巴斯克的哲人了。

1905年，这位年轻的思索者奥德嘉到德国去追求哲学的启示，他先到莱比锡研究，再到柏林。在莱比锡那段时间，他喜欢坐在动物园里，静观大象的动作；另一方面他也喜欢在寒冷无花的公园里漫步并在群鸭的追逐喧闹声中阅读康德之作，后来他又到马伯格去研究二位新康德派哲学家科亨（Cohen）和那托普（Natorp）的学说。几年以后，他又回到马伯格当教授，而他的长子也诞生于此，因此，奥德嘉说：“正在这个城市，我度过了我年轻时代的春天，我至少有一半的思想是在此孕育的，而我一生的自律精神也差不多是在此养成。”在德国留学之后，奥德嘉便返回西班牙，像一般西班牙人一样去面对他命运的戏剧性环境。他决心接受当时西班牙的环境为其竞技场，虽然他有自我解脱的天才，但当时的西班牙像西藏一样是一个封闭的社会，充满了种种限制。他反抗这种限制，并认识到如果西班牙有